

出路

王子安永远忘不了多年前的那个下午，盲人学校的老师用很平静的语调向这群有视力障碍的少年宣告：“好好学习盲人按摩，这是你们今后唯一的出路。”

“怎么可能？！”这个双目失明的男孩觉得自己突然“被推进无底的深渊”。在盲人学校的楼道里来回走了许多圈后，10岁的他决定和命运打个赌，用音乐为自己找条出路。

8年后，凭着出色的中提琴演奏，王子安收到了英国皇家伯明翰音乐学院的录取通知。2018年9月，他来到这所世界知名的音乐学府继续深造。

再把时间拉回到王子安10岁的那一天。从盲人学校回家后，他惊诧又愤怒地向父亲描述在学校的经历。“你的双手拥有选择的权利，没有什么是你做不到的。”父亲表情严肃，提高了声调。



王子安4岁时，父亲就说过同样的话。那时，只有微弱光感的王子安拥有一辆四轮自行车。父亲握住他的手，带他认识自行车的龙头、座椅、踏板。王子安最喜欢从陡坡上飞驰而下，他甚至尝试过骑两轮车，但有一次栽进了半米深的池塘。

从5岁开始，用双手弹奏钢琴是他最幸福的事。88个黑白键刻进了脑子里，他随时想象着自己在弹琴。遇到难啃的曲子，老师抓住他的小手在琴键上反复敲击，指尖磨破了皮，往外渗血，他痛得想哭。

“看不见怎么了？我的人生一样充满可能。”王子安用手摩擦着黑白琴键，使出全部力气按下一组和弦。

他有一双白净、瘦长的手，握起来很有力量。他从不抗拒学习按摩，他只是讨厌耳边不断重复的声音：按摩是盲人唯一的出路。

在父母为他营造的氛围里，王子安觉得自己是个再正常不过的小孩。他和别的小朋友打架，也和他们一样坐地铁、看电影、逛公园。即使被别人骂“瞎子”、被推倒在地，

他也只是拍拍身上的土，心里想：瞎子可是很厉害的。

2012 年，王子安尝试参加音乐院校的考试，结果他榜上无名。不过，他的考场表现吸引了中提琴主考官侯东蕾老师的注意。

“音乐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？”面试时，侯东蕾问王子安。

“生命！”这个考生高高扬起头，不假思索，给出了最“与众不同”的回答。

半年后，侯东蕾辗转联系到王子安的父亲，说自己一直在寻找这个有灵气的孩子，希望做他的音乐老师。

这位老师忘不了王子安双手落在黑白琴键上、闭着眼睛让音符流淌的场景，这本身就是爱乐之人该有的模样。

听从侯东蕾老师的建议，王子安改学中提琴。弦乐难在音准，盲人敏锐的听觉反而是优势。

老师告诉他的弟子，音乐面前，人人平等，只需要用你的手去表达你的心。

但这个 13 岁才第一次拿起中提琴的孩子，仅仅站着都会前后摇晃，无法保持身体



平衡，“当闭上眼睛，空间感消失，身体的平衡感会减弱”。为了苦练架琴的姿势，王子安常常左手举着琴，抵在肩膀上好几个小时，“骨头都要压断了”。

最开始，他连弓都拉不直。侯东蕾就花费两倍三倍的时间，握住他的手，带他一遍遍游走在琴弦上。

许多节课，老师大汗淋漓，王子安抹着眼泪。侯东蕾撂下一句“吃不了这份苦，就别走这条路”。

母亲把棉签一根根竖起粘在弦上，排成一条宽约3公分的通道。一旦碰到通道两边的棉签，王子安就知道自己没有拉成一条直线。3个月后，他终于把弓拉直了。而视力正常的学生通常1个月就能做到。

但他进步“神速”，6个月时间就从中提琴的一级跳到了九级。

学习中提琴之后，他换过4把琴，拉断过几十根弦。他调动强大的记忆力背谱子，一首长约十几分钟的曲子，通常两三天就能全部拿下。每次上课他都全程录音，不管吃饭还是睡前，他总是一遍一遍地听。好几次

他拉着琴睡着了，差点儿摔倒。

奋斗的激情来自王子安的阳光心态。这个眼前总是一片漆黑的年轻人从不强调“我看不见”。他自如地使用“看”这个字，“用手摸，用鼻子闻，用耳朵听，都是我‘看’的方式”。

他也不信别人说的“你只能看到黑色”，他对色彩有自己的理解：红色是刺眼的光；蓝色是大海，是水穿过手指的冰凉；绿色是树叶，密密的，像甘蔗汁的清甜味。

他学会了坐公交车从盲人学校回家，通过沿途的味道判断车开到了哪里：飘着香料味的是米粉店，混着大葱和肉香的是包子铺，水果市场依照时令充满不同的果香。

在车上，他循着声音就能找到空座位。他熟悉车子的每一个转弯，不用听报站就能准确判断下车时间。

“人尽其才，有那么难吗？”在“看”电影《无问西东》时，他安慰自己“只问努力，无问西东”，同时忍不住想象遇见梅贻琦校长，并被她录取。

当第三次报考音乐院校失败后，母亲发